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五九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21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中欧夏令时上午 10 时 20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弗兰克 • 特雷斯勒 • 萨莫拉诺 ..... (智利)

GE.22-00999 (C) 300822 081122

请回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1595次全体会议开始。在开始讨论今天的议题之前，我谨热烈欢迎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研究员。众所周知，裁军研究金方案是大会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发起的。目的是培养更多擅长全球裁军问题审议和谈判的会员国官员。因此，我希望研究员们觉得访问裁谈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有所帮助，能增长见识。我还知道，在座的几位同事也参加过这个方案，所以让我们热烈欢迎这些研究员。

接下来我想谈谈 CD/WP.636/Rev.2 号文件所载的裁谈会第二份订正报告草案，该草案于昨天——9月6日由秘书处分发，同时分发了一份显示修订的版本以便对照。这第二份订正草案考虑到了非正式全体会议、其他非正式和正式会议的讨论以及我们上周和昨天举行的双边磋商的结果。

我将按照段落顺序介绍对报告所做的一些修改。首先，第6段加了一句，感谢裁谈会秘书长参加8月5日的全体会议。鉴于上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的讨论和我们的双边磋商，第 12 段的内容仍按照 CD/WP.636/Rev.1 号文件。感谢各代表团的灵活性和让步。

第 23 段——我必须说，这是最需要关注、也是最多代表团发表了意见的一段——可能没有满足所有代表团的期望。很可惜，没有办法达成普遍一致；这段已经相当复杂了。有两个问题对一些国家很重要，而且必须以最符合其他各方利益的方式提出。如你们所知，那就是“决定”、“决定草案”和“协商一致”这些词。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在这一段中照顾到所有代表团的关切。这绝非易事，因此我恳请各代表团尽量避免在现阶段提出额外的修正，从而导致重新讨论这一段，因为很难兼顾在座每个人的利益。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未能让所有人满意的段落。尽管如此，它反映了实际情况——它表明了所有代表团都以某种方式支持性别包容性，并留下了裁谈会在今后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的空间。

应澳大利亚代表团的要求，第三部分(H)增加了一个新的段落，第 49 段。该段内容如下：“在本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各代表团重申或进一步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这些立场已正式记录在本届会议的全体会议记录中。”

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的要求，删除了所有提及主席之处。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需要与今年的诸位主席协调。最后，请注意秘书处已在相应章节加上了文件编号，并增加了附录 3, 其中列有已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文件。还有其他一些改动，如段落重新编号和相关的编辑改动。

现在我想就以上各段逐段进行最后的讨论，看能否达成协商一致。

有代表团想评论第6段吗？加拿大要求发言。大使，请你发言。

诺顿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我在你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首先向你表示祝贺。在你担任主席的最后几天里，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你。我还想向在座的新同事以及裁军研究金方案的研究员表示衷心欢迎。

我发现，加拿大要求印发与更新议事规则有关的正式文件造成了一些困惑。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歉意。我想借此机会解释我们所采取行动的时间点和原因，希望能消除一些困惑。

关于更新议事规则的讨论，我们的理解是，在我国担任主席期间没有达成协商一致，但许多代表团希望在今后某个时间继续讨论。因此，我们认为将该决定

草案记录在案可能有助于今后的讨论，因为这将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选择。在讨论期间，我们听说一些代表团希望有其他正式语文版本，以方便他们审议。因此，我们以英文提交了决定草案和拟议的最新议事规则，并请秘书处确保将其列入正式记录。这样，各国今后以任何语言再次审议这一问题时，这套文件就已经被翻译成其他语文，包括所有正式语文，并放在了网站上。

但是我想强调，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认为这套文件经过了裁谈会批准。这套文件(CD/2218)是加拿大以国家名义提交的文件，报告附件中也是这么说的。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因此更新的议事规则及译文并不是商定后的文件。

今后，裁军谈判会议可能会就这一问题采取不同的做法，包括关于如何更新、以何种语言更新以及如何进行翻译。CD/2218 号文件是加拿大要求记录在案的一份参考文件，供希望了解情况的人查阅。请注意，我们是在主席任期结束后以国家名义提交这套文件的。

这让我想到CD/2221 号文件。当我们讨论裁谈会报告时，至少对我们来说，能够参考主席在 7 月作为有裁谈会编号的正式文件 WP.635 单独分发的决定草案，似乎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请秘书处给它一个专门的裁谈会正式文件编号，有别于我们先前提交的那套文件。

感谢你们听我发言，我愿意回答任何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使，非常感谢你的解释。为了结束关于待定段落的讨论，如我所说，如果大家对第 6 段没有其他意见，我们现在来看第 12 段。荷兰大使对第 6 段有意见吗？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准确地说，应该是对第 6 段的更新有没有意见。当然，第 6 段与第 23 段相关，因为秘书长在 8 月 5 日的会议上表示支持该决定草案，支持议事规则的文字不带性别色彩。所以我其实是想补充这一点。我先不对第 6 段发表意见，先听听关于第 23 段的讨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第12段。我看没有意见。那么接着看下一段，第 23 段。

请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关于第 12 段，我一开始就说过，我对这段的表述不满意。我不想再重复，但我们已经明确表示需要提到国名。总之，我国代表团对这一稿的第 12 段不满意。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

我看澳大利亚代表想对第 23 段发表意见。希尔女士，请发言。

希尔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借此机会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为这份报告所做的不懈努力。这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我还要感谢你昨天分发了最新草案(Rev.2)。我国代表团现在已经看完了这一版本，我直接说意见。

我们的意见是：草案没有包含我们希望的所有内容。它在某些问题上没有采用我们希望的说法，但本着妥协的精神，并为了履行我们的承诺──尽量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可以接受这份草案，并愿意加入协商一致意见。

关于第 23 段，我国代表团从谈判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的主要关切是确保报告准确反映出裁军谈判会议审议关于对议事规则进行技术性更新以反映性别平等的决定草案的实际情况。

特别是，我们自始至终呼吁这段包含一个关于审议结果的简单事实陈述，即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Rev.2 这段中的句子不是我们提议的那句，但也说得过去。我必须明确指出：Rev.2 中关于这一点的措辞是我国代表团能够接受的绝对最低限度，我们将坚持保留这一措辞。在现阶段，我们敦促所有代表团采取建设性的态度。我们都提出了自己想要的修订，但不应该强求。

主席先生，你提议的草案可以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灵活性和建设性态度，下面请联合王国大使发言。

利德尔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刚才表达了感谢，我也一样。这是一个艰难而微妙的过程，你和你的团队以非常透明和专业的方式完成了工作，堪称典范。

如同对其他人一样，第 23 段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这段反映了一场非常重要的辩论，我们之前也说过，它需要真实、透明地反映会议的实际情况。

第 23 段目前的草案并不理想。比如，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有“各自”一词，而且最后一句中的“可行”一词也不太是我会用的词。

主席先生，话虽如此，我们需要取得进展，因此我国代表团可以接受这一稿，但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使，同样感谢你的灵活性和建设性态度。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之前发言时本应先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为了让我们就这一稿达成协商一致付出的努力。

如你所知，从一开始，第 23 段就是我国代表团的主要关切。从一开始，我们想要的就是真实地表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生的情况。你最新稿中的文字对美国来说不太理想。我不太喜欢，里面新加的一些词着实让我担心。

不过，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也确实感谢你尽力想出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批准的案文，因此，尽管我们难以接受整个案文，但本着妥协的精神，我国代表团愿意加入关于这一新草案的协商一致意见。

另外，我想指出，这是我们能够支持的绝对最低限度。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对这一案文表现出灵活性。我希望在座其他人也能表现出类似的灵活性。

因此，总之，主席先生，感谢你提出最新草案。就目前来看，美国可以支持你的新版本。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使，非常感谢你的灵活性和建设性态度。这确实是一份未能让所有人满意的案文，但它可能有助于我们达成某种一致。

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表意见吗？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发言。

别洛乌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和其他人一样，感谢你争取让裁军谈判会议的最后报告草案获得批准。我想发表一点意见。

关于第 23 段，我们也愿意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努力确保报告的所有部分尽量反映裁谈会的工作，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些我们认为有益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们知道第 23 段是在试图找到令所有代表团满意的措辞。但我必须说，我们不能接受目前形式的第 23 段。

昨天，我们给你发了这段的拟议案文。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案文才是尽可能最好地反映了是 8 月 3 日和 5 日的讨论。它还准确反映了讨论结果。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妥协的基础。我将宣读建议的案文：

(*以英语发言*)

> 8 月 3 日和 5 日，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分别召开了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和一次正式全体会议，审议关于对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进行技术性更新以反映男女平等的提案。在讨论过程中，各代表团表达了各种意见和立场，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这些都正式反映在全体会议记录中。[此处列有正式全体会议逐字记录文件的文号。]
>
> 虽然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同意男女平等参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现行做法的重要性，但裁谈会未能就该提案达成一致意见。

(*以俄语发言*)

我重申，我们认为以上是可以作为妥协基础的表述。

我还想谈谈新的第24段，其中提到两份新文件。我们不太反对提到CD/2221号文件，但我们强烈反对在报告中提及 CD/2218 号文件。我将解释我们的立场。

加拿大同事提交的文件，确切地说是一套文件，包括加拿大常驻代表团的一份普通照会、裁谈会的一项决定草案和裁谈会的议事规则。我们不清楚并且想知道是谁要求加拿大主席起草一份新的英文版议事规则，在此作为裁谈会的正式议事规则提出。这一点可以从发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中推断出来。文件是加拿大自己主动起草的，对此没有任何说明。该文件的地位不明确，此外，还提议正式翻译成会议的其他语文。我们不明白加拿大主席提交这份文件目的何在。但我们认为将这份文件列为裁谈会分发的文件会给我们批准最后报告增加障碍。

我们已将这份文件发回国内审查，包括由我们的法律部门进行审查，在收到答复前，我们不能同意将其纳入最后报告。同时，经过初步分析，我国代表团不同意将加拿大提交的一套文件视为裁谈会的正式文件。

下面我想谈谈协商一致这个词。这里已经提到过协商一致原则，在以往的讨论中，也在各种场合提过这个问题。我感觉，有人提出了对协商一致原则的新理解。重申一下，我们认为，判断是否达成了协商一致，只能靠通过、批准或拒绝相关会议文件或决定的过程来确定。代表团在讨论中就是否达成协商一致发表的意见仅代表该代表团本国的观点。起草最后报告时，不能以各代表团的意见为依据。

想象一下，裁谈会正在讨论某个问题或某个决定或文件的草案，这是经常发生的。在讨论中，各代表团表达了不同意见，有些甚至截然相反。我们可以以此断定存在或不存在协商一致吗？我们坚信，这样不足以得出结论，因为代表团有

权持有和表达自己的意见，未必与其他代表团意见一致。然而，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对某个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国家以协商一致方式批准了一份文件，这意味着它们加入了协商一致意见——或是放弃了原立场的实质，或是认为在特定情况下，达成协商一致比自身立场重要得多。

现在有人正在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对协商一致的理解。现在让我们把任何讨论中有不同意见的情况都看作是缺乏协商一致。我们完全反对这种做法。这将意味着我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我再说一遍，我们只能根据是否批准或通过了裁谈会正在审议的决定或文件，判断和确定是否存在协商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和我认为在第 23 段中使用“协商一致”一词不妥。此外，第 12 段指出，裁军谈判会议在批准关于观察员地位的请求上“没有达成一致”，对裁谈会而言，这是一个比对议事规则进行技术性更新重要得多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想准确反映裁谈会的情况，争取协商一致，就应该保持前后一致。

关于协商一致原则，我想补充一点。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印度的夏尔马大使提议套用报告第 17 段的结构来写第 23 段。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经过讨论——鉴于我们对协商一致的含义有分歧——第 17 段也需要修改。我们提议将“达成协商一致”改为“通过一项工作计划”。我认为这将准确反映裁谈会当时的情况，这也是考虑了就“协商一致”一词发表的意见。

我想再就文件第二部分说几句。俄罗斯建议在第 7 页 H 节之后增加 I 节，并将第 23、51、52 和 53 段移至新增的这一节，我们看到某些代表团对我们的建议存在区别对待。我要解释我们的想法。实际上，把第 51、52 和 53 段放在当前章节，是在说让妇女和青年参与裁军事务是处理国际安全问题的一项措施。我们不同意这一点。我重申，我们认为，妇女和青年更广泛地参与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可有助于在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方面取得进展。但我们不认为这些因素是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实际措施。我们不能将它们与核裁军核查等措施相提并论，在裁谈会绝大多数成员看来，核裁军核查才是促进核裁军进程的真正切实可行的手段。我重申，我们认为将第 51、52 和 53 段留在目前这一节是不可取的，建议移至第 7 页新增的 I 节。

尊敬的同事们，感谢你们听我发言。如果你们同意，我想保留就与裁谈会工作相关的其他事项再次发言的权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透明起见，我将请名单上的每个人发言。之后休息片刻，与一些代表团进行双边磋商，然后继续。

我的名单上有摩洛哥(远程参会)、古巴、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发言后，我们将休息片刻，休息结束后，其他代表团可以发言。

请摩洛哥代表团发言。

卡巴杰先生(摩洛哥)(*视频连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赞赏你担任主席以来，特别是在本届会议的这一关键阶段，为指导我们就报告达成协商一致所做的一切努力。我国代表团在考虑到达成协商一致的重要性的同时，非常希望关于第 12 段的讨论可以准确地反映在本届会议的最后报告中。谢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古巴代表发言。

德尔加多·桑切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我在你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当然也祝贺你在起草本报告期间进行了透明和全面的磋商。我还要祝贺今天与会的研究员，他们必将从这次会议中受益。此外，我要感谢俄罗斯同事，他很好地解释了什么是、什么不是裁谈会的协商一致。我认为这可以作为很好的一课。

主席先生，实际上我有两个月没来了，但裁谈会像中了魔咒一样，一次又一次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搞到无法解决，官僚到了极致，就像卡夫卡的《城堡》里描写的一样。第一次提议审议这份文件时，我在这里，并向加拿大大使表达了一些关切。今天，我看到我们现在之前讨论过的问题里出不来——甚至不再是关于文件，我想说，虽然我看了会议记录，但我看第 23 段，真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在程序性问题上小题大做，无非是因为我们喜欢在与裁军无关的问题上拖延，浪费裁谈会的时间。

但既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那么我来谈谈第 23 段。首先，对于像我一样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的人来说，从第 23 段看不出提案是到底是六位主席、一个国家、一位主席、还是所有成员国提出的。换句话说，不知道是谁提交了这份提案。在西班牙语中，通常每句话都有直接和间接宾语——英语有时可以省略——但在第 23 段中，是谁提交的文件，这是整个裁谈会的文件，还仅仅是一个代表团的文件，完全没有说。不清楚文件是由一个成员国提交的，还是仅仅由主席提交。

在座一些代表团谈到了他们可以接受的绝对最低限度，谈到了情感，但我们应该少说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任何用。

我还发现，第 23 段(我知道这是你为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裁谈会缺乏政治意愿——所做的巨大努力的结果)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然而，它完全偏离了任何报告、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报告的做法和逻辑。例如，第 23 段与第 17 段完全不同。如果目的是提到会议次数，那么在第 17 段中，我们就必须提到举行的大量非正式和正式会议。第 17 段没有提到这些会议。

第 23 段还对讨论内容做出了价值判断，例如，性别问题很重要。这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取得比现在更大的进展，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质上。但在第 17 段中，比如，没有提到关于平衡和全面的工作计划的讨论，这一问题长期在议程上，却没有被提及。我猜想这是因为第 17 段的目的是陈述关于工作计划的一些事实，而工作计划是裁谈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尽管 20 年来从未通过工作计划，也就是说我们 20 年来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成果。

我看第 23 段，发现比第 17 段长，让我感觉第 23 段提到的讨论比第 17 段提到的任何讨论都重要，这没有道理。我也不同意混淆协商一致概念。我完全同意俄罗斯联邦大使关于协商一致的评论，也同意他所说的，裁军谈判会议中确实存在篡改协商一致含义的危险。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在被要求就联合国的协商一致概念提供法律意见时明确解释说，联合国的协商一致应理解为没有正式反对，如果同事们感兴趣，我稍后可以找文件编号。因此，当我在第 23 段中读到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时，我想问，在我没有出席的这些会议上，是否有人正式反对该文件。因为如果有正式反对，则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应该反映在文件中。但是，如果没有人问是否有(过)任何正式的反对意见，就不应该说缺乏协商一致，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主席先生，我们显然可以继续争论很久。我休了两个月假，所以我可以再花两个月谈论这份报告，但是我认为不合理的拖延对你是不公平的。最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是，我们遵循惯例，会议室里每个人都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主席先生，我冒昧地向你提议——古巴在这一点上非常灵活——我们应该找到解决办法，不要浪费时间，措辞应该直截了当、实事求是，就像第 17 段那样。

我国代表团对新增的第 25 段也有疑问，因为我真的无法完全理解如何向裁谈会提交文件。我也不知道提交文件的国家是否有权让联合国将其翻译成所有语文。但事实是，我对第 25 段有疑问。一个可能让所有人接受的解决办法是使用类似第 17 段的措辞——我想作为一个没有参加这些会议的人提议一个版本，可能有助于你们在争论中达成协商一致，我建议开头写道：“第五位主席提出了一项提案，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进行可能的文字和技术性更新。”这是应该提到的第一点，接下来可以表示裁谈会审议了载有该提案的文件，因为有必要提及裁谈会审议了该文件这一事实。这样我没有意见。

不过，这里我插一句——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我相信加拿大代表团可以帮忙回答，这就是文件的标题，因为 CD/2218 和 CD/2221 号文件的英文标题不同。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两者都可以。需要加拿大代表团，即加拿大大使决定哪份是正确的文件，用什么标题，例如，如果提及 CD/2221 号文件，她应该说“关于更新议事规则的决定草案”，这是她在该文件中使用的标题。但如果提及 CD/2218 号文件，她应该说“关于修正议事规则的决定草案”。

这两个标题不同，如果我们把文件名放在这里，把文件编号放在括号内，我们就可以直接删除第 25 段，从而打消对该段目的的任何疑问。我们会说，第五位主席提出了一项提案，对议事规则进行可能的文字和技术性更新，并由裁谈会审议该文件，我们就只用文件名称和文号。如有必要，因为每个人都认为需要以某种方式反映讨论情况，我们将使用与第 17 段完全相同的措辞，称“各代表团表达了对该问题的意见，已正式反映在全体会议记录中”，这将涵盖所有立场。

我不想把这段的措辞弄得更加复杂。我认为应该采用简单的措辞，但如果你们想继续，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再次使用协商一致一词很重要，我认为我们可以使用第 17 段的最后一句，不论是否采纳俄罗斯同事提出的最新修正——将“达成协商一致”改为“通过一项工作计划”，但我们可以使用这句话。这样，我们将清楚地表明是谁提交了这份文件，我们说的是哪份文件，并表明关于这份文件的意见已被记录以及记录在哪里。我们将提及是否达成了协商一致或是否通过了决定，第 17 和 23 段可以用同样的句子。

这将解决第 25 段的确切目的问题——我们将统一第 17 和第 23 段，这样可能更容易达成协商一致。所有代表团都认识到，这份文件背后的理念——性别平等——非常重要，古巴全心全意支持这一理念，正如我们支持工作计划一样，这应该是个简单的事实，没有必要大做文章。

主席先生，抱歉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分享古巴代表团的观点，帮助我们摆脱这场无谓的纷争。谢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你，包括你的建设性建议。在请名单上的国家——印度、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言之前，我想知道是否有代表团希望就古巴代表的建议发表意见。

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发言。发言仅限这个议题，这样我可以接着请要求发言的其余代表团发言。

别洛乌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希望收到古巴的书面建议，以便适当审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继续看名单上的国家——印度、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请印度大使发言。

夏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愉快地欢迎裁军研究员来到这个庄严的会议室。事实上，他们是现在唯一的希望，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还要赞扬彼得·科拉罗夫和裁军事务厅在疫情困难时期为争取裁军研究员所做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我跟他聊过，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还要正式表示我们对科拉罗夫先生的真诚感谢。

主席先生，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各代表团的立场，这些立场我们早就知道，所以没有什么新内容。然而，我们是否同意提案，是否达成了协商一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可争议的是，任何代表团都有权将裁军谈判会议的文件记录在案。

我要提及议事规则第 45 条，该条规定：“裁谈会的报告应该实事求是，反映裁谈会的谈判和工作情况。除非裁谈会另有决定，草案应包含……”。剩下的内容我就不读了。我想提及第 45(f)和 45(h)条，这两条规定可以向裁谈会提交“当年提交的工作文件和提案”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主席先生，去年此时，也就是通过报告的最后一天，你不在这里，但我在场，当时我们就是否可以提交文件辩论了很久。许多代表团，包括在座的许多代表团在最后一刻提交了文件，我们也都接受了这种做法。

因此，我不理解这场关于议事规则的辩论。事实上，我现在看到，虽然各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坚持维持议事规则，但它们自己也想提出新的想法来改变议事规则，例如加拿大代表团不能将其提案列入报告。

此外，主席先生，第十三节第 45 条规则没有说这些提案可以放在哪里。没有规定文件的位置和顺序，因此，文件可以放在代表团希望的任何地方，如果裁谈会这样决定的话。

所以，我认为，我与不承认加拿大提案的尊敬的同事们意见不同。

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你把最感兴趣的代表团带到一个小房间，或者就在这里，看我们是否能得出结论。二是把报告草稿投影到屏幕上，把本次全体会议变成非正式会议，看看是否能够开展建设性的起草工作。

我甚至不想说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拿不出报告，这将是裁军谈判会议历史上最悲哀的一天。这会让裁谈会再创新低。我曾经参加过一些无法就报告达成一致的会议。一些代表团看上去洋洋得意，但随后的沮丧令人难以忍受。因此，

我敦促各代表团和我的同事们表现出建设性和灵活性，让我们看看能否合理地结束裁谈会的整个工作，毕竟我们都曾满怀热情地参与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主席先生，以上是我的建议，我再次敦促各代表团表现出今天这种灵活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你，大使。我们一贯感谢你的建设性贡献。让我们结束本轮发言，这样我们可以决定如何继续。

请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听了刚才的发言，我对你的修订案文的看法并未改变。

我还要说，我很高兴俄罗斯就如何定义协商一致发表了意见。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了该意见。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不接受俄罗斯关于移动案文中段落位置的编辑意见。

我当然不想指责俄罗斯同事试图破坏这份案文，但看起来确实是这样，我对此深表关切。希望我是错的。

主席先生，你案文中的文字准确反映了所发生的一切。我显然同意古巴同事的意见，即案文必须直截了当、实事求是。

俄罗斯同事提议的编辑忽视了没有就决定草案达成协商一致这一事实。

再者，我国代表团虽然对你的案文——你在第 23 段中的措辞——不太满意，但可以接受。

拒绝你的案文是俄罗斯的绝对权利。我们必须尊重这一权利。我们赞赏俄罗斯坦率地表达反对。

因此，主席先生，我不确定我们还能走多远，即使是在一个小会议室里与感兴趣的各方磋商案文。正如我所说的，对我国代表团而言，你提议的案文是可接受的最低限度，我们也确实听到在座的一些国家说，你的案文虽然不完美，却是我们可以一致同意的。

主席先生，抱歉占用发言时间，但我认为有必要对一些评论做出回应。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我澄清一下，本主席提交的提案中的一些用词来自秘书处 7 月 28 日邀请各国启动这些讨论时的通知。用词准确，没有疑问。那么，让我们尊重事实。我还要感谢古巴代表团的做法和印度代表团的建议，我们将牢记。

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欢迎裁军研究员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本次会议。我认为，能出席关于裁谈会年度报告和成员国如何在实践中运用协商一致规则的重要讨论，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主席先生，我唯一要评论的是第 23 段，但我要感谢你努力就整个报告达成协商一致。

加拿大大使关于 CD/2221 和 CD/2218 号文件的解释性发言回应了我们的一些关切，但我们显然面临两份不同的文件。8 月 3 日和 5 日举行的会议没有讨论 CD/2218 号文件。此外，第 25 段中提到的两份文件与第 23 段和该段内容相关。

我们认为，提及这两份文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不平衡，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俄罗斯代表团同事提出的建议，恢复必要的平衡。不过，该提案应当与古巴提交的提案一同分发，以供讨论。我们应该努力恢复必要的平衡，使用反映第 23 段内容的措辞，并防止采取妨碍我们在裁谈会达成协商一致的做法。最后，我要指出，我们正在等待国内的进一步指示。谢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阿扎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也和其他代表团一样，赞赏你的不懈努力以及与各代表团开展的透明和包容的磋商。我还要欢迎年度裁军研究金的研究员。我祝他们一切顺利，祝他们好运。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赞赏俄罗斯代表团和古巴代表团的同事以及其他人就第 23 段提出的有益建议，我们愿意就这一段得出一个可接受的新表述。

主席先生，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重提第 12 段。你的新草案如稍作修改，我们很愿意考虑，但在我们看来，这样搅局势必毁掉你和其他人的所有努力。

我们倾向于回到之前更简单的版本，不涉及不必要的细节，同时提及并附上逐字记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希尔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同其他人一道欢迎今天的裁军研究员。很高兴你们能够来到日内瓦。

主席先生，我很抱歉再次就此发言，但我想先提一个技术性问题，我认为可能有助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就是有没有 8 月 5 日会议的逐字记录，因为我听到古巴代表提到这份逐字记录稿，如果有，那么发给大家看，想必大有帮助。如果没有，我们还可以再找。我当然已经这么做了，而且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那次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因为我同意今天发言者的意见，即我们必须反映那次讨论的事实，这样才能确保报告真正准确。

特别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听取了各代表团在荷兰明确建议正式通过决定草案之后发表的意见。我认为，值得回顾各代表团在当时使用的措辞。

我们看到的措辞大致如下：“我们远未达成协商一致”；“我们很清楚，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关于改变议事规则的决定草案，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我想这说明各代表团认为使用“没有达成协商一致”这句话很重要。我确实认为，在一个协商一致的机构中，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这句话的含义，这是国家利益使然。在这样一个机构中，协商一致规则至关重要。

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说“没有达成一致”。我认为各代表团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个词，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有非常特殊的含义。

我认为，如果能看到那份记录会很有帮助。这将有助于我们确保报告真正准确地反映那次会议的情况。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请中国大使发言。

李松先生(中国)：主席。我的发言很简短。我想借此机会欢迎来联合国裁军培训班的学员。我想今天这个全会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课。他们听到

了很多代表围绕着 CD 工作报告所发表的意见，其中包括各方对 consensus 不同的理解，我想对他们来讲这简直是一堂非常生动的课。我希望他们从参加旁听这次全会能够对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从而对 CD 的工作也有更深的了解，因为毕竟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退休以后，CD 的工作需要由他们来继续完成。

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 23 段和年度报告余下的问题，我非常理解一些同事刚才表达的，确实有一些，a couple of colleagues, 表达的就是对 23 段的表述对他们来讲是 minimum。我理解他们希望尽快达成这个报告的心情。我也同样认真听取了俄罗斯、古巴和其他一些同事的意见。我想，今天这次会上不管各位发言同事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立场，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大家都是在继续致力于，用认真的态度来进行我们的讨论、进行我们的工作，从而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剩下的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达成报告。

从我们代表团来讲，我们会尽最大可能避免使用 minimum 这样的词，因为我们其实在 23 段里面需要继续工作的并不是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而是怎样去描述这个 facts, 我相信通过继续努力大家能够形成普遍都能接受的这样的表述。所以我支持您的主张，在这次全会大家发言之后，继续通过小范围的磋商，或者非正式全会，whatever possible format, 来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会积极支持您的任何努力。谢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你，大使。请荷兰大使发言。

加布里埃尔赛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有一点困惑，可能各位同事也有这样的困惑，我以为我们正在按照你的提议，讨论第 23 段，但讨论已经变成了对裁谈会现状的某种哲学思考。我听到了关于第 12、17 和 25 段的建议，但我以为我们还在讨论第 23 段。

我的理解是，第 23 段是你根据我们的所有讨论、你与我们的所有双边会议以及提出的所有建议拟议的案文；而且你做出了让步──这就是我对第 23 段的理解。这样看的话，我国代表团可以支持它。

我们对这个提案不满意。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们对第 6 段和第 17 段，关于附属机构，也有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反映。我认为不能如实陈述发生的情况，非常令人遗憾。

如果有帮助的话，也是为了那些没有出席 8 月 5 日讨论的人，我们可以分发该会议的逐字记录稿。澳大利亚代表建议引用逐字记录中的词句描述所发生的情况，我认为非常正确。

我不想说太多，因为这个讨论已经花了太长时间。我只想说，关于第 25 段，我完全同意印度同事的意见，很多时候，当然包括在议事规则或其他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提交并获得正式编号的任何文件都可以这样登记并被提及。曾经这样做过，对于那些想修改议事规则的人提交的文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最后，正如前面提到的，是我提议将决定草案提交裁谈会的。但是，在一些代表团、包括印度同事的要求下，为了不扩大在座各位的分歧，主席决定不提

交。这是在一些代表团的特别要求下做出的决定，否则会向各代表团提交决定草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罗桑德里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为报告草案达到适当平衡所做的努力。我也想和其他人一道，欢迎裁军研究员来到裁军谈判会议。

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提交的最新建议，特别是关于第 23 段的建议。首先，我国代表团一贯支持你的做法，当然也支持这段落中提议的措辞。但是，请允许我就过去一周和今天的讨论情况发表一点简短的意见。

与许多主张年度报告需要实事求是并反映裁谈会工作的其他人一样，我们今年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从报告草案中有尚未确定的段落可以看出。

我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一样感到失望的是，即使在非常简单的程序性问题上，如修改议事规则中的措辞，我们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协商一致或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可以稍后再决定用哪个词。但为了实事求是和准确，我认为必须反映这个严峻的现实。主席先生，我们愿意接受第 23 段目前的措辞，我们感谢你的努力。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突出代表们对男女平等重要性的共识，尽管会议未能就这一提案达成一致意见或协商一致或令人满意的结果。我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教训，今后的工作应引以为戒。

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尊敬的印度大使刚才提出的建议，即我们应该努力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席先生，你说了算，因为我们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裁军谈判会议今年拿不出报告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非常感谢，但事实是，你们说了算。

(以西班牙语发言)

请古巴代表发言。

德尔加多·桑切斯(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很抱歉再次发言，但我认为需要就某些发言做出评论。我完全同意印度大使说的，所有代表团都有权提交文件。裁军谈判会议上届会议对此进行了激烈辩论，我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

至于其他方面，印度大使的发言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在关于第 23 段的建议中提及 CD/2218 号文件和 CD/2221 号文件，因为这两份文件都没有在 8 月 5 日的会议上讨论过，是我弄错了。我想我完全同意澳大利亚代表的看法，即我们快要达成协商一致了。第 17 段的结构非常重要，因为它区分了代表团说的话和裁谈会做的事。在不止一个场合——如果需要，我可以找到所有记录并交给同事们，本会议室中的代表团说没有就文件达成协商一致。事实上，我记得我国代表团在过去两年不止一次在这里对主席说，没有就提交的工作计划达成协商一致。不止一次，主席不听代表团的意见，决定将文件提交表决。

因此，必须区分这两件事。一是各代表团说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古巴建议指出代表团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反映在记录中。如果一个代表团

说没有就文件达成协商一致，任何代表团、任何人都不应担心，因为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的惯例，不论与会代表说了什么，最终由裁谈会主席决定是否提交一份文件供通过。

碰巧我没有出席 8 月 5 日的会议，但我听了会议记录，我想问，根据我们的惯例，是否在表决前 24 小时提交了文件，因为我们在裁谈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告诉各位主席，要通过一份文件，必须先提交，给它一个正式文号，并提前 24 小时分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做的，但我们必须区分两件事：一是一些国家在这个会议室里说，就文件达成或没有达成协商一致，二是主席当时决定着手或不着手通过该文件。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 17 段反映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古巴为了达成共识，提议使用我们已经在使用的措辞，或者我们在第 17 段中商定的措辞。第一句提到各代表团表达了意见，这一点反映在记录中。第二句话我们可能要想一想。第 17 段写道：“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裁谈会[不是成员国，而是裁谈会]未能达成协商一致。”

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在所有代表团发言后，主席说了什么。我记得各位主席说过，“好吧，既然看起来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我提议不提交该文件供通过，这正是为了避免不得不在报告中反映对某一文件缺乏协商一致”。对于我们所有捍卫性别权利的人而言，说提交了一份关于性别权利的文件，但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毫无益处。如果情况是文件提交供通过，而有人举起名牌说正式反对通过该文件，那我们就反映这种反对意见。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认为像上面那么说不会有帮助，因为仅仅试图在政治上指责某个国家是不够的。

我们的目的是捍卫性别平等，为了裁谈会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指出，提出并审议了一份文件，尽管今年可能没有就此达成协商一致，但明年可能会达成。说未达成协商一致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讲英语的人能否帮忙理清这一细微差别，但在西班牙语中，尚未达成协商一致与未达成协商一致之间有明显区别。为避免误解，必须区分各代表团所说的和辩论结束后主席所做的。而主席所做的，才是我们最后一句应该反映的。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达成了协商一致，可以让你争取找到解决办法。为此，古巴代表团愿意给予你可能需要的一切支持。谢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请印度大使发言。

夏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昨天下午，我碰到古巴同事德尔加多·桑切斯先生，我告诉他，裁军谈判会议目前处于怎样的状态和阶段，因为他前两个月不在。我们都怀念他提出的明智建议和建设性做法，我谨再次感谢他今天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

我只想谈谈我们去年辩论了很久的一个程序性问题。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届会结束前，任何代表团都可以提交文件，提交的文件随后将正式反映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中；该文件不需要审议，这是裁谈会自成立以来的惯例。

这不涉及审议——有些文件甚至在报告通过后才提交，因为从技术上讲，这就是裁谈会的程序。我想再次援引这条规则——每个代表团都有权提交任何带有裁军谈判会议正式编号的提案或文件，不论我们是否进行了审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大使。请大韩民国大使发言。

林相范**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支持你关于第 23 段的建议。

显然，第 23 段的文字并不令所有代表团满意，但在认真听取了其他代表团的观点后，我国代表团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你的提案不理想，但就目前来看，它是可行的，也是将在本会议室获得广泛支持的最佳妥协案文。

我还要强调，尤其是今天，有裁军研究金方案的同事在场，这是我们展示妥协的重要性的一个好机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尊敬的代表们，是我听你们的，而不是你们听我的。

各代表团的立场已经阐明。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可以怎么做。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然后我们将决定采取什么行动。

别洛乌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尊敬的同事们，很抱歉再次发言，但我想谈谈我们讨论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想回应伍德大使。如果他没有指责我们的意思，他可能应该保持沉默，而不是发表这样一个蛊惑人心的声明，这根本是在指控我们。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不反对纳入国家提交的文件，但我们对 CD/2218 号文件有很大疑问。我已经问过这些问题了。例如，如果加拿大主席的普通照会表明了新的英文本是加拿大代表团主动起草的，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如果附录二所列文件没有正式文号，如果表明了该文件是加拿大提出的对议事规则英文本进行技术性修正的提案，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问题。这就是我对纳入国家文件的看法。

关于荷兰大使的发言，我想提醒他注意各种国际多边论坛上代表团使用的规则，即全部谈妥才算谈妥。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新的建议来改进报告草案。

此外，一些代表团表示，第 23 段的新版本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最低限度。我想问问他们能接受的最优版本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最优版本是我们今天解释的提议，已于昨天送交主席。

我们提议在报告中新增一节并调整某些段落的位置，这一提议已于 9 月 1 日送交秘书处和主席，然后分发。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各代表团仔细阅读了。自 9 月 1 日以来，没有人对我们的提议提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说俄罗斯联邦的任何提议肯定都不可接受，这样的立场是没有建设性的。

最后，专门说说第 23 段新的措辞，我呼吁尊敬的同事们认真阅读，并注意到措辞至少有些奇怪。里面提到了担任角色，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在剧院。我们不应该说角色。代表团履行某些职能，其代表可能担任某些职务。如果你仔细阅读案文就会发现，听起来好像是裁军谈判会议允许缔约国代表团中的男女担任某些角色。我认为，裁谈会不能、也没有权力允许某人担任或不担任某个角色。根据议事规则，我们的做法是允许缔约国代表团的任何代表，无论男女，在裁谈会担任任何职务并参与裁谈会工作。此外，我们认为这一提案侵犯了各国任命其代表团团长的权力和联合国秘书长任命裁谈会秘书长的权力。鉴于以上论证，这种措辞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要说的就是暂时这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无论如何，我们将休息 10 分钟，请感兴趣的代表到台上来讨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那么，我们暂停会议十分钟。所有希望改进第 23 段的代表团都应该站出来，以便我们能够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

别洛乌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反对将本次会议改为非正式会议，至少在午饭前不能改成非正式会议。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无论如何，我们将休息 10 分钟，请感兴趣的代表到台上来讨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所有希望改进第 23 段的代表团都应该站出来，以便我们能够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

会议于正午暂停，中午 12 点 50 时复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各位代表，鉴于这是一次正式会议，我们将复会并结束会议。我们今天下午 3 点回来。今天下午，我们将分发第 23 段的新版本，看看我们能否就此达成一致。

感谢大家表现出的灵活性，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再见。现在休会。

中午 12 时 50 分散会